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罗进德 主编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译道探微

思 果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道探微

思 果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译道探微/思果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0924-5

I. 译... II. 思... III. 翻译学-随笔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0679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 (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 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002480

电子邮件 / 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 / 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章婉凝

封面设计/长乐

印 刷/香河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5. 875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02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 1 - 5000

ISBN 7-5001-0924-5/H·284 定价：1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目前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中，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

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目前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如果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翻译学作为一门内涵深广的人文学科，在最近二十年的新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学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评论翻译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实践，已经成为与对外开放同步前行的社会文化热点之一，持续升温。翻译教学和译学理论研究，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水平之高、成果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引起国际翻译学术界的瞩目。中国作者的名字和作品在国际权威译学刊物上频频出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的成就。翻译教学已经从语法为纲的语法复制型翻译模式中解放出来，已经分清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这两个本不应混淆却曾长期混淆的基本概念，大学翻译课不再是外语教学的手段，而是在双语知识基础上培养口笔翻译技能的高级课程。翻译理论研究继文艺学、语言学之后，又有了美学、语篇分析、社会符号学、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等从多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或理论工具，为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的地位奠定基础。有关翻译的知识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使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不应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应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翻译教学和理论研究领域这些可喜的变化，无疑对造就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提高我国数以十万计的翻译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理论与实践互动，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有两个良好趋势值得注意。一是随着新一代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教师、翻译研究家的迅速成长和翻译学科的壮大（以翻译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点已有近百个，博士点约有十个），以及众多翻译学术刊物的出现，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专著的出版，特别是由于译学研究成果的可信和有用，“翻译无理论”和“翻译理论无用”的声音，除了极个别场合外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这当然是个积极的变化。二是译学著述不再是文学翻译家和大学翻译教师的专利，各行各业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心人，他们挟着丰厚的实践经验，迈步跨入这个领域，著书立说，带来一阵阵清新气息。这方面以科技翻译界贡献最为突出，其他如外交、贸易、金融、工商企业、编辑出版、对外宣传等各界，也都有作者涌现出来。翻译实务的经验以此得到总结，得以条理化、系统化，为后来人指点门径，同时也为我们的译学建设作了贡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为用，有血有肉、骨肉匀停，这一趋势无疑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的。

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正是在上述喜人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编辑出版的。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成立二十多年来已经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

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奠定了公司在译学书籍出版方面的领先地位。尽心竭力继续为翻译界广大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人数众多的翻译爱好者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读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在已有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有几点想法：一、加强自主策划，提高原创性，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二、加强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仅要反映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新趋势、新成果，更要关注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务；三、笔译与口译兼顾，英译中与中译英兼顾，着重于中英互译和中译英；四、有选择地引进境外著作，港台海外华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不乏佳作，立足中华语言文化，有其独特魅力，是我们的首选。

这些想法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把我们贡献精品的愿望变成现实，全靠翻译界广大学者专家、学校师生以及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合作，没有这种支持与合作，我们的想法再好也只是空话而已。我们所期待的支持与合作，既包括惠赐书稿、推荐选题、介绍作者，也包括对我们已出的书发表评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将鼓励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是我们无任欢迎的。

丛书主编 罗进德 谨识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罗进德主编

- 翻译理论经典
- 中外译学名著
- 译事实务指南
- 译艺学习向导

译道探微

思 果 著

- ◇ 散文家、翻译家思果先生学术随笔四十余篇，既谈翻译的艺术，也谈翻译的技术问题。
- ◇ 作者认为：学翻译，功夫在翻译外，必须了解原文和译文的文化差异，涉猎不同学科、各国文字，还必须培养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
- ◇ 文笔流畅隽永，议论深入浅出，一篇篇精纯的学术随笔，令人百读不厌。

ISBN 7-5001-0924-5



9 787500 109242 >

ISBN 7-5001-0924-5/H·284

定价：11.00 元

H059
S707

作者简介

思果，原名蔡濯堂，江苏镇江人，1918年生。曾任职中国银行国外部，主编该部《办事细则》。后任香港工业总会、科学管理协会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兼任香港圣神哲学学院中文教授。旋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研究员，在该校教授高级翻译。著有散文集《艺术家肖像》、《香港之秋》、《想入非非》、《偷闲要紧》等二十余种；专论翻译的有：《翻译研究》、《翻译新究》、《功夫在诗外》等三种，译有《大卫·考勃菲尔》等二十余种，现仍从事译著。

目 录

“功夫在诗外”	
——论仅学翻译还不够·····	1
假使原作者是中国人	
——仅译成中文还不够·····	6
翻译的可学与否·····	12
翻译与文化·····	16
翻译和思想·····	19
怎样译才好?	
——就译论和雨田先生一谈·····	20
谈固有名词的翻译·····	25
不可译! 不可译!·····	27
由“使”字想到翻译·····	31
论书名的翻译·····	38
成语之忌·····	40
英文小说中译·····	43
翻译欧化结构探讨·····	47
可恶的名词·····	55
高级翻译·····	61
“逃跑”	
——字的义、音、形浅探·····	64
译事偶谈·····	67
新译英文《圣经》的启示·····	70

散文的恶性欧化	83
文字的特点	101
嚼字	102
直译	104
看看到底是谁行	106
译病举要	109
标点符号有学问	120
翻译要查的字典	122
译诗怎能像散文?	126
翻译非“奴译”	
——谈译文的“信、达、雅”	128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启示	131
直译? 重写?	
——从中译《师主篇》(<i>The Imitation of Christ</i>)	
谈译者的责任	133
“众里寻他千百度”	
——谈翻译的一大困难	137
Tung “Chee” Hwa = 董“建”华?	
——漫谈外文里中国人名的翻译	141
人同此心	
——照原文词序的译法	144
都怪字不好	147
“露齿而笑”	151
我们要数典吗?	153
翻译的“借尸还魂”	155
动词的麻烦	157
另一种还原	159
“洋”的问题	161

劣译的影响·····	163
只有他们能翻译·····	165
词典也可趣味地读·····	168
论余光中的翻译·····	172
《余光中谈翻译》序·····	177

“功夫在诗外”^①

——论仅学翻译还不够

我做翻译工作有四十多年，译过二十几本书，也改过别人的翻译，教过高级翻译，承香港翻译学会的情，叫我做他们的名誉会士，我很感谢。不过说句诚实话，我不很够资格做翻译，我的功夫不够。

我读陆游写给他儿子遹的诗，里面有一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的话给了我启示，就是要学翻译，和做诗一样，功夫在翻译外。

我说我不够资格，并不是虚伪的客气话，是实在的招认。不过我虽然不够资格，对翻译倒有些体验。我体验下来，虽然知道翻译是怎么回事，我的资格就有问题了。我的体验是翻译实在太难。现在随便说一说。

把外文译成中文，我们虽然是中国人，我们的中文够吗？我以为，我们要读通中文，写通顺的各体中文。注意，“各体”。仅仅乎能写普通的白话文就嫌不够；要能写新闻、社论、商业文件、政府公告、诗歌、小说、学术论文……小说家会写小说已经够了，其实也不够，因为小说里会有许多文件，他都要写得来。所以译者要有诗词、古文的底子，他该读过四书五经、诸子、唐宋诗词、元曲。还要能写极好的白话文。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要做

^① 1994年6月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功夫在诗外”出自陆游《示子遹》诗。

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不要说别人了。把白话文写通顺，并不如国学大师想像那么容易，不要说各体了。譬如说，我们能写旧诗吗？或者新诗？现在有一篇总统的文告，我们能翻吗？甚至广告都另有一套，我们会吗？

再说外文，现在且不谈把中文译成外文，这话说来很长，单单说把外文译成中文。我们可透彻了解外文？还有文字的弦外之意，文章的风格、气势、用语的微妙，我们都能在译出来的中文里表现出来吗？即使买尽了最大型的字典和百科全书，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单拿英文来说，不要说古英文、中古英文，就是现代英文，也不是好懂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文很多字我们不认得。还有英国各地的方言。就如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奎勒·库奇（Sir Arthur Quiller-Couch, 1863-1944）^① 的小说里，都用了家乡方言。美国的英文又是一种，还有加拿大的、澳洲的、新西兰的、南非的……我们都会碰到。做翻译要懂的，比一般英美人还要多。

不但英文，西方的学问，着实惊人，除了理科各门，还有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社会、工商业、各项运动，等等，每一门都很艰深，有人穷毕生之力也不一定研究得精通。译者当然可以请教专家，不过自己多少也要研究一下，懂得怎样去请教别人，别人讲解能够听懂。至少能查大型百科全书。

不但各种西学，还有各种外文，如古代的希腊、拉丁文（高深的英文里往往有这两种古文的引文，作者并不加注）。还有现代的德、法、西、意等，都需要会或懂一点，至少懂得它的发音，才能译人名、地名。否则对付不了。

^① 司各特的小说有 Waverley 之称，这是他的本乡。哈代小说则称为 Wessex。奎勒·库奇的称为 Cornwall，情形都一样。

这样要求下来，我哪里够资格翻译？

可是各位要问，那么谁有资格呢？当然有。就如我们大家都佩服的傅雷先生，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中文极好，有英文、法文，西学也有底子，西洋音乐、美术的知识尤其渊博。他研究学问，终身不懈，爱好艺术。他译《服尔德传》（内地现译伏尔泰——编注）改过六道，还嫌不够古雅，传达不出十八世纪的风格。这可见他文字的修养。如果他的中文太差，哪里知道古雅不古雅呢？改也要修养。有人不能改，因为他不知好歹。名家为什么要改？因为他腹中的诗书不放他过去，要他改好。合乎要求，他才能心安。

傅雷说，“任何部门的艺术家都应对音乐的艺术感到兴趣”，我觉得对极。翻译家也要对别的学问注意。他又说，“学生本人要具备条件；心中没有的人，再经名师指点也是枉然的。”学翻译的人如果只学翻译，永远译不好。要先具备中西学的底子和语文的修养，才有希望。傅雷真懂中国文学、美术、音乐、戏剧。《高老头》他大改三次。

他敬业，译稿过了几个月就不满意；往往当时感到得意的段落，隔一些时候就觉得平淡得很，甚至于糟得很。为什么？我认识一个人，从来不再改，以为不能再改好。傅雷先生“有一大堆问题寄到巴黎请教”，他一点不马虎。

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要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这不是一下就可以搞通的，要多年细心观察，多读书，渐渐认识的。傅雷劝傅聪到森林、博物馆中走走，对音乐家有这种劝告，对翻译家也一样。他说，“根基不打好，一切都筑在沙上，永远爬不上去。”译者也是如此。他要在各方面准备。京剧名武生盖叫天说，“学会了唱、念、做，不算数，还得坐下来叫自己‘灵魂出窍’。”他的话稍微玄妙一点，我要改一下，就是多在别方面下功夫。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哲学

家、散文家西塞罗（纪元前 106—143）说过：“文章写得自然是勉力而来的。这是看起来不像艺术的艺术。”我现在发现很多译者没有用够心。所以光学翻译还不够。

我还要提杨宪益先生。我看了金圣华教授访问他的记录，知道他能写旧诗，中国书念得好，他又有拉丁文、希腊文，文学修养深厚。我朋友之中，黄国彬兄通七八种外文，包括荷马时代的古希腊文、拉丁文。他们都够资格翻译。

我要提已故的戏剧大家姚莘农兄，他的中英文都极好。光是子书熟，已经占极大的便宜。拿最浅的一件事来说，他把 Linda 女子名译成“林姐”（这个“姐”字很多人不认识），就胜过许多人了。我们知道，周末代主叫纣，荒淫无道。他有个妃子叫妲己，助纣为虐，给周武王杀了。“姐”用来译女子名，再好也没有了。我在某杂志任编辑七年，所有译者都是名家，以姚先生为第一。他把英文译成中文，可以目无余子。为什么？他的中文好极了。他的英文好，别人可及，他的中文很少人有那么好。

我看到一位名译家一篇译文，里面提到天主教的事，译错了。我不是生下来的天主教徒，是研究过一番教义才奉教的。而且后来在已故徐诚斌主教主编《公教报》的时期，跟他工作三年，译过许多天主教的文件、文章，所以略知天主教的事情。不要说教外人，连教会知名之士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就如东方礼（the Eastern rites 那一派），还是天主教，奉罗马教宗为首；而东正教（Orthodox Church）就不是的了。东正教不理睬梵蒂冈，一东一西。此外不知有多少东西要查清楚了才能动笔翻译。譬如对耶稣的恭敬和对圣母、圣人的恭敬，用的字词不同；对耶稣（天主也一样）用 adore，对圣母、对圣人只能用 venerate，绝对不容混淆。恭敬圣母有神学，连教宗都要下功夫研究。又如在早期基督徒称为 saint，不能译为“圣人”。后来的圣人也不能译为“圣徒”。还有基督教有新教，和天主教又有许多不同。

西方人爱体育，每一种运动都有大批名词、动词和学问，不是长期注意，没法知道得透彻。还有航海、商业等等学问，现在更有电子、电脑，生活大变，知识额外增加。法律更是艰深，“收养”（adopt）和“领养”（foster）一个儿童有分别。收养可以当自己的子女；领养是把孩子带大，重在照顾，可以停止。说起来不知有多少我们不懂、不清楚的，可是一旦翻译，就不能胡说。

当然字典有点帮助，不过这方面的帮助总不太够。最好看专科的书，其次是百科全书有关的条目。一条会有上千字，到几千字。也会看不大懂，要再查字典。即使不全懂也有用处，不致完全不懂。譬如照天主教说，天使有九级，其中第六级 Powers，一般英汉字典没有这个解释。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上注的是“掌权天使”，《英汉辞海》作“异能天使”，不过天主教则称为“大能天使”（见王昌社神父的《天主教教义辞汇》）。无论如何，知道这个词是天使的一级已经很好了。

我今天要力言的是，翻译并不是学了翻译就会的。有很多东西要学，要知道。如果不在基本上下功夫，如中西书读得多，读得通，文笔好，仅仅研究译学，恐怕此路不通。走也走不了多远。译当然可以译，乱译也行，不过这种译文若是给名家看到，里面的毛病就很多了。也永远不能译得出人头地。译文要叫别人看了心悦诚服，拿来欣赏，不容易。

我得顺便补充一句，有些学者中外文都好，可是不懂翻译，他们不能翻译，说的关于翻译的话未必中肯。不用心苦译几十上百万字，一面译，一面研究，一面观察比较，即使中外文都好，也无济于事。不过翻译还可以学，若是中外文根底差，没有写作能力，即使译几十年，也译不好。无可救药。有志做第一流译家的人，不能不从根本下手。我们要拿姚克、傅雷、杨宪益三位先生做模范。